

3 辛亥灤州起義

遜清末年，政治竄敗，外患侵凌，大清王朝已是風雨飄搖，岌岌可危。清廷為力挽危局而編練新軍，反而加速其瓦解的進程。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革命黨人加緊在新軍中活動。新軍內部發生分化，官兵中的革命力量在不斷壯大，頻頻發動武裝起義，但均以失敗而告終。一九一一年十月，終於在武昌爆發大規模新軍起義，全國紛紛響應，史稱辛亥革命。

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頒布「鐵路國有」政策，將粵漢、川漢鐵路築權賣給英、美、德、法，激起川、鄂、湘、粵四省人民的激烈反對，四川掀起保路運動，鬥爭發展到抗糧抗捐，群眾暴動。清政府調湖北新軍鎮壓，湖北防務空虛。在同盟會的領導下，湖北革命黨人策動清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革命官兵在八月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晚成功地發動武昌起

義，翌日黎明占領湖廣督署，並成立湖北革命軍政府，宣布廢除清朝皇帝年號，國號定為「中華民國」，因為一九一一年為舊曆辛亥年，故稱「辛亥革命」。

為回應武昌起義，在沉悶的中國北方也爆發了由王金銘、施從雲、馮玉祥領導的辛亥灤州起義，對清王朝的統治給於沉重打擊。

一九一一年，陳宦去職，張紹曾繼任第二十鎮統制官。張與駐奉天省的第六鎮統制官吳祿貞、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皆為北洋軍中傑出的維新派將領，號稱「士官三傑」。張出任統制官，使第二十鎮傾向革命的份子更趨活躍。一九一〇年七月五日，美國駐華公使嘉樂恆在致函美國國務卿時做出如下預言：「革命很可能會由陸軍裡面的下級軍官首先發起。」^(註一)

第二十鎮四十協八十標第三營營副（後升管帶）馮玉祥在軍隊中多與思想激進之官兵交往。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春，馮與第二十鎮四十協七十九標第一營營副

（註一） 唐向榮：〈辛亥灤州起義〉，《灤縣文史資料》，第七輯第二頁。



一九三六年韓復榘（右三）與馮玉祥（右二）在泰山紀念辛亥灤州起義先烈時合影。

(後升管帶)王金銘、七十九標第二營營副(後升管帶)施從雲、八十標第二營管帶鄭金聲、八十標第一營管帶王石清及岳瑞洲等六名青年軍官組織「武學研究會」，以讀書、研究軍事為名，團結同志，秘密鼓吹革命，進一步在第二十鎮的下級軍官和士兵中發展「武學研究會」新成員。一時風雲際會，軍中傾向革命的青年官兵，如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韓復榘、石敬亭、張樹聲、劉驥、張維璽、趙席聘、谷良友、李忻、鄧長耀、張憲廷、周文海、戴錫九、龔柏齡、葛盛臣等百餘人紛紛加入「武學研究會」。

一向嫉惡如仇的韓復榘對清廷的昏庸腐敗及列強的驕橫恣肆早已深惡痛絕，加入「武學研究會」後活動極其活躍，很快成為其中骨幹分子。

起初，「武學研究會」的活動僅限於指點江山，議論時政，以自強相策勵，以革命相號召；相互傳閱《嘉定屠城記》、《揚州十日記》等反滿書籍。

一九一〇年冬，「武學研究會」同志為表示「扶漢排滿」決心，毅然剪去髮辮，此舉在當時形同造反，在第二十鎮全體官兵中造成極大震動，同時也引起軍中保皇勢力對革命份子的嚴密監視。

同盟會員與第二十鎮激進官兵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第二十鎮參謀長劉一清是位老同盟會員，同時也是「武學研究會」的堅強後盾。東北同盟會遼東支部會員商震負責聯絡第七十七、七十八兩標；已秘密加入東北同盟會的張維璽和李忻負責聯絡第八十標。韓復榘與商震就是在那時認識

的。

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與第三鎮參謀官孫岳也是「武學研究會」的支持者。

終於在辛亥武昌革命成功的激勵下，中國北方爆發了以新軍第二十鎮「武學研究會」同仁為核心的辛亥灤州起義。

灤州起義的背景是灤州兵諫，灤州兵諫的契機是永平秋操。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清廷定於十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直隸永平府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永平秋操。永平府在灤州東北的盧龍縣城，轄境包括盧龍、遷安、昌黎、撫寧、樂亭和臨榆六縣，大致相當於如今秦皇島和唐山兩市的大部分地區。

參加演習的部隊分東、西兩軍。東軍由第一鎮全部及第二十鎮之一個混成協組成，進駐山海關至灤州一線，總統官為軍諮使馮國璋，副總統官為吳祿貞和張紹曾；西軍由第四鎮全部、禁衛軍之一個協及第六鎮之一個標組成，進駐豐潤至開平一線，總統官為陸軍部總參議舒清阿。兩軍各出動兵力三萬餘人。軍諮大臣載濤為檢閱總監，總攬一切。蔡鍔、蕭耀南、李炳之等為審判官。此次秋操有清廷炫耀武力、向革命黨人示威之意，引起新軍內革命份子強烈不滿。吳祿貞、張紹曾和藍天蔚密議，乘秋操部隊調動之際，相機起義。

陸軍第二十鎮之一部奉命參加永平秋操。參操部隊由第二十九協之七十八標和第四十協之七十九標組成，另配屬機關槍、工、馬、炮、電信、衛生、軍樂各一隊，編成一個混成協。

七十七標及馮玉祥營所屬之八十標暫留守奉天新政府大營。

十月初，張紹曾率第二十鎮參操部隊入關參加永平秋操。十日，第二十鎮司令部到達灤州六十里之昌黎縣城時，爆發了震驚全國的武昌新軍起義，此刻距永平秋操僅差六天。

清庭立即下令停止秋操，抽調參操部隊一部火速南下，進攻武昌義軍；參操之禁衛軍回師北京；包括馮玉祥營在內的第二十鎮留守新政府之部隊立刻開赴灤州，與參操部隊會合，待命南下。

武昌新軍起義成功的消息傳來，「武學研究會」全體同仁歡喜若狂。他們時而秘密策劃武裝暴動方案，時而到廣大官兵中進行宣傳鼓動。馮玉祥搞到一台油印機，把義軍節節勝利的戰報、各省回應起義的文電，以及鼓吹革命的文章等，及時印成宣傳品，分發到各營官兵中。韓復榘身為軍中的「秀才」、營部的司書及「武學研究會」的同仁，責無旁貸地承擔起編寫、刻印、分發宣傳品的任務，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

十月二十七日，張紹曾、藍天蔚、盧永祥（第三鎮第五協統）、伍祥貞（第二十鎮第三十九協統）和潘矩楹（第二十鎮第四十協統）等五人聯名向清廷電奏由梁啟超擬纂的〈兵諫奏章〉，標榜忠君愛國，主張改革政體，「以英國之君主憲章為準」；同時截扣南運之軍火，並打出「立憲軍」的大旗。此即所謂「假立憲之名，行革命之實」的「灤州兵諫」，或「灤州停兵」。

武昌首義後，各省紛紛獨立，朝不保夕的清帝接到〈兵諫奏章〉，只得做出讓步，頒布〈罪己詔〉，承認天下禍患，「皆朕一人之過也」，同意實行憲政。實際上，這一切不過是緩兵之計，清廷重新啟用袁世凱，委之為內閣總理大臣，對革命進行反撲。

十一月七日，吳祿貞被清廷鷹犬暗殺於石家莊；藍天蔚被免職，避走上海；張紹曾被調離第二十鎮，所遺統制官一職由假革命、真保皇的潘矩楹繼任，「灤州兵諫」無息而終。

張紹曾被調離職的消息傳開，第二十鎮傾向革命的官兵義憤填膺。十一月八日，他們於灤州城北五里、橫山之陽的大覺寺舉行會議，參加者共七十餘人，據臺北《文獻》雜誌載：其中有七十九標的王金銘、施從雲、戴錫九、龔柏齡、石敬亭、李滋懋、張振甲等；八十標的馮玉祥、鄭金聲、王石清、張之江、張樹聲、張振揚、李鳴鐘、鹿鍾麟、韓復榘、劉驥、李忻等；東北同盟會的商震、朱霽青、郭風山等。會議議決：挽留張紹曾留任第二十鎮統制；抵制潘矩楹接任第二十鎮統制；派員赴武昌與湖北軍政府接洽。次日上午十時，於灤州火車站第二十鎮司令部再度舉行會議，與會人員增至二百餘人，當面向張紹曾表達挽留之意，同時以全鎮官兵名義致電北京，請求清廷收回成命。過了一天，未見清廷回覆，新任第二十鎮統制潘矩楹愈發有恃無恐，進而規定軍中不得集會，不得自由出入軍營，同時暗布奸細，監視官兵動向，甚至每晚架設大炮，指向軍營，嚴防生變。

馮玉祥營部的油印機在轉移過程中不慎被標統范國璋發現，為便於監控部隊，潘矩楹請准清

廷，將七十七標調往錦州；七十八標調往關外；馮玉祥營所屬之八十標及馬、炮、工等兵種調往秦皇島至海陽鎮一線；灤州只留下七十九標，於是第二十鎮部隊被拆得七零八落，革命骨幹份子也被分散開來。

第八十標被調往海陽鎮，是因為風傳山東菸臺之民軍欲由此跨海登陸。標統范國璋秉承潘矩楹之意，命王石清第一營任右翼；鄭金聲第二營任左翼；馮玉祥第三營任中央後防，為預備隊；炮兵營任左翼後防；「三張」所在之騎兵營在沙崗子，任右翼前防。

其時，清廷已啟用袁世凱，精銳的清新軍六鎮紛紛南下，以武力壓迫武昌革命軍。「武學研究會」諸同仁以為，非急發難以拊清軍之背，則武昌起義將至功虧一簣。於是，第二十鎮革命官兵在灤州火車站附近秘密集會，張之江、張樹聲、張振揚、李鳴鐘、鹿鍾麟、韓復榘、石敬亭、李滋懋、周文海、李子峰等人堅認：「以後革命工作不可無人領導」，敦請王金銘、施從雲、馮玉祥三位管帶繼續主持大計，策劃一切。眾人歡呼贊成。王、施、馮當場毅然受命，王且代表三人慷慨陳詞，「聞者感泣，全體肅然」。正當二十鎮革命官兵積極謀劃起義時，全國各政治團體也都在密切關注灤州。中國同盟會總部領導人之一李葆貞專程由日本東京回國，三次來灤州策動革命；京津同盟會骨幹李石曾、鄭毓秀等及天津革命團體「共和會」會長白雅雨、骨幹李大釗、凌鉞等也積極參與策動灤州新軍起義；湖北軍政府全權代表胡鄂公亦北上灤州，指導革命工

作。(註二)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王金銘、施從雲在灤州北關師範學堂第七十九標標部以二十鎮第四十協的名義發出共和通電，宣布灤軍全體主張共和，推翻帝制，下邊落款為：「統領官蕭廣傳、管帶官施從雲、王金銘、張建功、王石清、鄭金聲、馮禦香（玉祥）、徐廷榮及下級官佐同叩。」(註三)

三十一日晚，王金銘等同去海陽鎮，與馮玉祥密談竟夜，確定了發動灤州起義的具體方案。按當初的計畫：待菸臺民軍至秦皇島登陸，灤州及海陽鎮兩地新軍同時動作。「三張」騎兵營在秦皇島西南山嘴首先發動；王石清營擔任左翼；鄭金聲營擔任右翼；馮玉祥營為預備隊，襲擊保皇派炮兵陣地，解決蕭廣傳、范國璋的協、標指揮部，再會合左、右兩翼及騎兵營攻占山海關，繼而分頭進攻北京及奉天省城；派韓復榘率新募之騎兵自黑山子繞道直趨灤州，與七十九標會合；派鹿鍾麟、石敬亭赴唐山組織武裝同志三千名，聯合天津張懷芝部屆時回應。預計起義於次年元月中旬舉事。(註四)

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當王金銘從海陽鎮返回灤州時，驚異地獲悉施從雲等已決定提前發

(註二) 唐向榮：《辛亥灤州起義》，《灤縣文史資料》第七輯。

(註三) 唐向榮：《辛亥灤州起義》，《灤縣文史資料》第七輯。

(註四) 馮玉祥：《我的生活》，第一百一十八頁。

動起義！

原來在王金銘赴海陽鎮期間，白雅雨已攜帶「中華民國軍政府北軍大都督之印」，並率領二十多名敢死隊從天津來到灤州，力促施從雲等立即發動起義，原因是清庭對於京奉線上的革命醞釀已有所聞，已結集兵力，準備彈壓。施在上下一片革命激情推動下，同意提前發動起義。王見時機已迫，不可再待，當晚便邀集白雅雨、凌鉞、鹿鍾麟、石敬亭及被馮玉祥特意留在灤州的韓復榘和劉驥等第八十標革命同志，至北關師範學堂召開緊急會議，宣布立即發動起義，並推舉新任七十九標標統岳兆麟為大都督（王、施為爭取岳參加革命，還將赴海陽鎮與馮玉祥擬定的起義計畫全盤告訴了岳。岳藉口兵力不足，不肯就任大都督職）。會議還委託韓復榘次日即返回海陽鎮，向八十標的馮玉祥、王石清、鄭金聲三位管帶通報會議決定，以便共同發動。

不料次日（二日）一早，岳兆麟潛至開平，向通（州）永（平）鎮總兵王懷慶告密。袁世凱聞訊，以變生肘腋，刻不容緩，一邊命第三鎮馳往灤州進剿，一邊派王懷慶前往灤州勸諭革命軍。王當日晚即赴灤州第四十協協部，召見七十九標三位管帶，婉言勸慰。王金銘、施從雲不為所動，反令部屬以手槍逼王就任義軍大都督。王假意應允。

三日晨七時，眾人策馬擁王進城，擬拜印就職。中途，王詭稱試馬，乘機落荒而逃。這一意外情況迫使王金銘、施從雲等決定立即行動，先發制人。當日上午，義軍官兵在灤州舉義旗、興義師，宣布「中華民國北洋軍政府」正式成立，同時在州衙舉行隆重的就職儀式；在灤州城張貼

獨立布告；向全國發出通電；改「宣統三年」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〇九年」。

義軍人事任命如下：

王金銘 中華民國北洋軍政府北軍大都督

施從雲 中華民國北洋軍政府北軍總司令

張建功 中華民國北洋軍政府北軍副司令

馮玉祥 中華民國北洋軍政府北軍參謀總長

白雅雨 中華民國北洋軍政府參謀處長兼外交處長

周文海 中華民國北洋軍政府秘書處長

孫諫聲 中華民國北洋軍政府軍務處長兼財政處長

朱佑保 中華民國北洋軍政府軍需處長

陳洪度 中華民國北洋軍政府軍法處長

陳 濤 前敵總指揮

熊朝霖 前敵參謀長

鹿鍾麟 右路軍司令

韓復榘 左路軍司令

石敬亭 中路軍司令

鄭金聲 後援軍右翼司令

王石清 後援軍左翼司令

張之江 騎兵司令

張樹聲 騎兵副司令

劉漢柏 灤州衛戍司令

張 鉞 炸彈隊隊長

熊齊賢 敢死隊隊長

一月四日上午，王金銘、施從雲率七十九標全體義軍在灤州城內北關師範學堂莊嚴誓師，宣讀討伐清廷的千字檄文，並通電全國。下午五時，王、施率第一、二兩營義軍七百餘人開跋，準備出城。第三營管帶張建功表面同情革命，暗中與標統范國璋互通聲氣，此刻見王、施已發動，便圖窮匕見，率所部第三營在城頭猛烈截擊義軍，雙方激戰約兩小時。王、施為爭取時間，毅然撤出戰鬥，率義軍直趨火車站，攔截兩列客車，西進津、京。

奉命彈壓義軍的第三鎮統制曹錕，命駐防正定之第六協（協統陳文遠）第十二標（標統汪學謙）乘火車，經天津，趨赴灤州。就在北上鎮壓義軍的這一標人馬中，有一位二十四歲的機槍長（正目，相當班長），名叫韓多峰，字秀岩，山東東平人，若干年後成為馮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韓復榘主魯時，他任山東省「聯莊會」副會長。有人稱他在西北軍中屬於「二十鎮派」，甚至稱他參加過「灤州起義」，顯然是差之千里。

義軍的火車駛離灤州，入夜行至三十里外的雷莊附近時突然出軌。原來清軍第十二標為阻止火車前進，事先扒了一段鐵軌。清軍伏兵乘機發起攻擊，義軍倉促應戰，雙方展開激烈的戰鬥。王金銘、施從雲指揮義軍英勇殺敵，清軍援軍源源而至。義軍寡不抵眾，勢難支持。此時，清軍突然鳴號休戰，詭稱請王、施至雷莊談判。王、施不知有詐，率百餘名官兵前往，在雷莊被清軍伏兵包圍俘虜。次日，王金銘、施從雲、白雅雨等十四人慘遭殺害。時為一九二二年一月五日。雷莊一役，義軍官兵犧牲百餘人。據韓復榘親筆纂寫的紀念辛亥灤州起義的碑文，稱「以身殉國有跡可考者為王金銘、施從雲、白雅雨……等十四人；有姓名而無事蹟者為張勳之、馮國興等五十餘人；其它無姓名更無跡可考者又不知凡幾！」

當時參加過雷莊戰鬥的韓多峰回憶說：他的上級隊官是同盟會員，當奉命掃射義軍時，隊官先藉故離開，他便藉口隊官不在而拒絕射擊，因此還受到懲罰，降為馬夫。

韓復榘受託於一月二日自灤州返回海陽鎮，向馮玉祥等三位管帶通報提前起義的消息。但由

於岳兆麟告密，清廷已先一步對海陽鎮的第八十標革命官兵下手。八十標標統范國璋以「擬稿上報」為名，於二日清晨將馮玉祥誘至標部扣押。回到海陽鎮的韓復榘不但沒見到馮，自己也被拘禁。鄭金聲與王石清兩位管帶、督隊副官李鳴鐘及張之江、張樹聲兩位騎兵隊官均被嚴密監視起來。

馮玉祥和韓復榘被范國璋扣押後，已成驚弓之鳥的王懷慶來電欲殺之，後因雷莊事件很快平息，已是風雨飄搖的清廷不願再將事態擴大，乃改判馮、韓「撤職除名、遞解回籍」。

一月六日晨，馮玉祥和韓復榘在被拘禁四天之後，分別被押送到京奉線的火車上遞解回籍。馮在北京逗留兩日，拜見京畿軍政執法處處長、恩公陸建章，在得到肯定的承諾後，才回到保定老家，靜候陸的召喚。韓在廊坊被押下火車，輾轉回到霸縣。負責押送的馬弁把韓交到縣衙上就走了。韓的老父被傳喚到縣衙，立下保狀，把離家出走兩年的兒子接回台山村。是年，韓復榘二十一歲。

鄭金聲、石敬亭與王石清雖沒有被遞解回籍，也被撤職除名，回家鄉隱居，不久，又先後去綏遠，加入綏遠第八十混成團（團長徐廷榮），王任第一營營長；鄭任第二營營長；石任團參謀官。後綏遠第八十混成團擴編為綏遠混成旅，鄭任該旅騎兵團長、直至綏遠混成旅旅長；石歷任該旅參謀、參謀長、營長等職。一九一八年，石赴湖南常德，加入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鄭率綏遠混成旅加入馮創建的國民軍。

李鳴鐘去職後來到北京，投奔京畿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在該處當一名衛士。一個月後，馮玉祥也來京投陸，馮、李二人重聚在軍政執法處。

灤州起義爆發前，張之江已被范國璋調往金山嘴孤島，所率騎兵隊僅剩一排；張樹聲騎兵隊槍械也被范收繳。起義失敗後，張之江逃往上海，投效陳其美革命軍，旋又隨前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赴晉，任山西督都公署參謀。一九一五年五月，張在四川成都加入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起義失敗後，張樹聲也逃往上海，加入青幫和紅幫，發展很快，連黃金榮都是他的徒弟。一九一七年一月，張從上海來到直隸廊坊加入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被馮委以高參。

三營左隊隊官邱山寧事後考入陸軍大學第二期，與孫岳、方本仁、何遂等同學，一九一四年畢業後，赴陝西加入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任中校參謀官。

鹿鍾麟因是第二十鎮三十九協（協統伍祥楨）七十八標標統車震的副官，經車力保而躲過一劫。民國後，伍任第四混成旅旅長，鹿任該旅二團二營營副。一九一六年二月，鹿隨伍旅在四川作戰期間，加入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

劉驥事後躲藏到北京親友家，一九一四年，考入陸軍大學第四期，畢業後，於一九一七年，在直隸廊坊加入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

起義失敗後，趙席聘、谷良友、張維璽、馬式彬、馮安邦等皆返回老家躲避一時，幾個月後紛紛來到北京，加入以馮玉祥為營長的左路備補軍第二營。韓復榘也是在這時來到北京三家店

的。許驥雲於一九一四年馮在陝西任旅長時歸隊。陳毓耀於一九一七年在直隸廊坊加入第十六混成旅。

李忻在起義失敗後不久，考取保定軍校第四期，一九一五年秋肄業，在四川綿陽加入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

八十標標統范國璋因鎮壓起義有功，被提升為第四十協協統，民國後又晉升二十師長。第七十九標標統張建功也因「建功」升任協統，民國後，追隨山東督理鄭士琦，任山東陸軍第四混成旅旅長，一九二五年，張宗昌入魯後將其收編。一九二八年，張宗昌被北伐軍打垮，張建功不知怎麼昏了頭，又帶著兒子去河南找馮玉祥謀出路。張氏父子在開封見到石敬亭，石當面敷衍之，晚上便派人將張氏父子騙到郊外活埋。儘管張曾對人說過「我就怕馮玉祥！」，終以為事過多年，心存僥倖，結果自己送上斷頭臺。

辛亥灤州起義作為辛亥革命的一部分，雖然功敗垂成，但由於灤州地處京畿，變生肘腋，對清廷構成極大威脅，有力地牽制了清軍對武昌的進攻。辛亥灤州起義的功績將永垂青史！

臺灣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梁敬諄教授所著《辛亥革命》高度評價灤州起義：「他們的行動不僅使滿清政府震動，在前線的北方軍隊也為之吃驚。……因此灤州事件對於辛亥革命之成功，關係重大。」（註五）

（註五） 梁敬諄：〈辛亥革命〉，《傳記文學》，第一百一十三期，第六頁。

灤州起義的倖存者沒有忘記英勇犧牲的同志。

一九二六年，馮玉祥在「五原誓師」的集會上，曾發表一番自述懷抱的講話，其中就說到：「辛亥武昌起義，我與張之江、李鳴鐘、張樹聲、韓復榘諸同仁，同了王金銘、施從雲、白雅雨諸烈士舉兵回應而有灤州之役；不幸為王懷慶所欺，功敗垂成，王、施、白諸烈士即時成仁就義。我同張、李、張、韓均被遞解回籍，僅以身免。」（註六）

一九三六年，為表達對辛亥灤州起義死難烈士崇敬與懷念，由馮玉祥發起，韓復榘、宋哲元出資贊助，分別在濟南和北平修建「辛亥灤州起義烈士紀念陵園」（在濟南的陵園因抗戰軍興，只建成一部分便停工）。

北平的「辛亥灤州起義烈士紀念陵園」位於西北郊溫泉附近的界龍山上，部分死難烈士的衣冠安葬於此。陵園入口處有牌坊一座，兩旁柱上有楹聯兩幅：「此日園林簇錦繡；當年勇烈動山川」、「尺山尺水永留血跡；一花一木想見英風」。園內建有紀念堂、紀念碑和高達十二米的紀念塔。紀念碑正面有馮玉祥親筆題詞，背面是韓復榘親自篆文並書寫的〈辛亥革命先烈衣冠塚銘並序〉，全文如下：

嗚呼！此灤州革命諸先烈埋藏衣冠處也。夫革命非速成之事業，而流血乃大好之收場。

（註六） 馮玉祥：《我的生活》，下冊，第四百九十一頁，黑龍江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三版。

在仁人義士固已視死如歸，雖肝腦塗地，膏血原野，在所弗恤。獨是殺身成仁，見危受命，或戰歿於疆場，或殺戮於立談之頃，同時死義者都數十百人，求骸骨而不得，乃設衣冠而葬之，何其慘哉！竊維灤州革命，主其事者為已故大都督王金銘、總司令施從雲等百餘人，處清廷淫威之下，當革命胚胎萌芽之秋，初則設武學研究會，已秘密運動；繼則設山東同鄉會，已策劃進行，處心積慮，待時而動者，蓋已久矣。洎乎武昌事起，天下豪傑聞風回應，而灤州忠義之氣，遂一發而不可遏止。議者謂：辛亥革命雖發軔於武昌，而成功之速，實灤州舉義有以促成之，其信然也。先是，革命計畫以王金銘、施從雲、張建功三營為灤州之主力軍；以海陽之馮營與三張所部之馬隊遂為聲援；且與藍天蔚、吳祿貞聯為一氣；派員赴南洋軍政府請兵北伐，約期舉事。持之以鎮定，處之以審慎，固非若拔劍而起，挺身而鬥者比也。然以地近畿輻，漢奸滿奴環侍其側，南軍未至，馮公遽被監視，各部馬隊復被調撥分散，情急事迫，岌焉不可終日。王金銘等乃毅然宣告獨立，組織北洋軍政府，為武昌後盾，使清軍不能首尾兼顧。當其時且誘至王懷慶，奉以大都督印信，牽制淮軍。方欲率師西進，直搗幽燕，而王懷慶詭計潛逃，張建功中途變節，雷莊一戰，眾寡不敵，遂至一蹶而不可復振，不勝歎哉！是役也，計以身殉國有跡可考者，為王金銘、施從雲、白雅雨、孫諫生、戴錫九、熊其賢、張振甲、劉瀛、董錫純、萬盛臣、呂一善、牟惠來、王禹臣、黃雲水等十四人；有姓名而無事蹟者為張勳之、馮國興等五十餘人，其它並姓名無可考者又不知凡幾。雖以司

馬遷之善傳遊俠，不能為田橫島五百義士立傳，斯尤可慨者！已乃者於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奉國民政府明令，自大都督以下追贈有差，並飭在北平西山建衣冠塚，以彰忠烈。而諸先烈之豐功偉績，始大曝於天下，餘乃詮次其事，而復繫之以銘。銘曰：

赫赫先烈，耿耿孤忠。弓能射虎，劍欲屠龍。
生為神將，死為鬼雄。一日碧血，千年白虹。
辛亥之役，革命前鋒。遭時多難，敗乃成功。
殲我士卒，喪我元戎。裹屍不得，掩骼無從。
乃葬衣冠，標識幽宮。湯山峨峨，溫泉溶溶。
厥旌冷墻，亮節英風。賴有國典，褒恤優崇。
刻銘勒碑，昭示無窮。

韓復榘 敬纂並書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韓復榘親筆為衣冠塚纂寫的碑銘並序已成為研究灤州起義歷史的一篇重要文獻。「辛亥灤州起義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唐向榮指出：「韓復榘這一舊中國的軍政人物，自有歷史學家對他

做出全面的評價。只就灤州起義而言，他有四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他早年投身灤州起義是正確的；第二，他對灤州起義的紀念和宏揚是有貢獻的；第三，親筆為衣冠塚屬文是基本符合史實的；第四，衣冠塚銘文是情深理正的。」(註七)

「辛亥灤州起義烈士紀念陵園」

建成後，國民政府於一九三七年五

北京溫泉辛亥灤州起義先烈衣冠塚碑。

月二十六日在此舉行「辛亥灤州革

命諸烈士國葬大典」，馮玉祥、韓復榘、宋哲元等為國葬典禮籌備委員會委員。

「辛亥灤州起義烈士紀念陵園」在「文革」期間曾遭到嚴重破壞。一九八一年，北京市有關部門對這座陵園進行全面整修，基本恢復了原貌。



(註七) 唐向榮：〈辛亥灤州起義〉，《灤縣文史資料》第七輯，第二百二十二頁。

韓復榘親自篆文並書寫的〈辛亥革命先烈衣冠塚銘並序〉

辛亥濼州革命先烈衣冠塚銘并序

嗚呼此濼州革命諸先烈也衣冠處也大革命非速成之事業而流血乃大奸之收場在仁人義士固已視立說之頃同時死義者都數十百人求骸骨而不得乃採衣冠葬之何其慘哉竊維濼州革命主其事者為已武學研究會以秘密運動繼則投山東同鄉會以策進進行因心積慮待時而動者蓋已久矣洎乎武昌事起成功之速實濼州舉義有以復成之其信然也先是革命計畫以王金銘施從雲張建功三營為濼州之主力府請兵北伐約期舉事待之以鎮定出之以密慎固非若披創而起挺身兩門者比也然以地近鐵路漢奸滿等乃毅然宣告獨立組織北洋軍政府為武昌後盾使濟軍不能首尾兼顧當其時且誘致王棟皮奉以大都不敢逆致一戰而不可復救可勝嘆哉是役也計以身殉國者前可考者益又不知凡幾難以司馬遷之善傳游俠不能事蹟者為強勸之馮曰與等五十餘人其他並姓名無可考者益又不知凡幾難以司馬遷之善傳游俠不能國民政府明令有大都督以下連暗有差並飭在北平西山建衣冠塚以彰忠烈而誦先烈之豐功偉績始大赫赫先烈耿耿孤忠豈能射虎創秋屠龍止為神將死為鬼雄一日碧血千年由紅羊矣之役革命前途遭時庶茲冷煥亮節英風精有國典環郵使榮副銘勒碑昭示無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韓復榘 敬撰并書

第二十鎮四十協七十九標第二營管帶施從雲



第二十鎮四十協七十九標第一營管帶王金銘

